

# 英 雄 傳

第 一 集

丁 玲、艾 蕪 著



新 華 書 店 晉 察 冀 分 店 印 行

丁玲、莫艾等著

英雄傳  
(第一集)

一九四六年二月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 目次

|                |         |
|----------------|---------|
| 趙占魁同志·····     | 張鐵夫（一）  |
| 袁廣發·····       | 穆青（一九）  |
| 模範黨員申長林同志····· | 丁玲（三一）  |
| 張治國的小故事·····   | 荒煤（三一）  |
| 劉主任·····       | 周民英（五三） |
|                | 莫艾（七五）  |

# 趙占魁同志

張鐵夫  
穆青

——他沒有突出的表現，也沒有驚人的故事；三年來

他平凡的工作着，猶如泉水滴鏤青岩石。

## 一 在工場裏

一點鐘的時候，太陽正毒。別的股都收了工，而且人們都吃完了飯去睡午覺了；但是，翻砂股的二十多個人還在繼續的工作着。這工作對他們養成了一種習慣，每逢開爐的時候，他們都是從早晨起一直到完成了一天的任務才收工，中午從來休息過。

打心子的那個屋子裡，五六個人在忙着打心子，翻砂房裡也在裝着砂箱；院子裏，幾個圍着新皮裙的人在那裡擦着炭，或者放到天平上去秤鐵。總之，大家都在緊張的工作着，而愉快的談笑聲不時的從每個角落裡發出。院子中心高立着的熔鐵爐裡，發出嘩嘩的聲音。

在這工作的人羣裡，你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人：這個人有四十多歲，是個高個子，長方形的臉，腰裡束一條半新不舊的皮圍帶，頭上戴着一頂沾滿了灰的草帽，兩個較大的門牙，隨着他的不斷的微笑，露出來。而且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他還穿着棉襖，還站在那兩千度以上的熔鐵爐的旁邊工作着，時常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去擦臉上的汗，他就是趙占魁。

他是這廠的股長，也是這廠裡最老的工人之一，但他卻從沒擺過架子，或者賣過老資格；每次開爐的時候，他都在天不明時就起床，先叫起一兩個學徒把牲口套上，把火生着，然後再把大家喊起來。在工作中，他担当了最艱苦也是最難幹的工作，並且他還要分配和照顧每一個工作部門，直到一天的工作完了，架了爐，他先讓大家回去，然後自己收拾了所有的工具，再圍着工廠巡視一周，才走回去。

現在工作正在緊張的進行着；並沒有任何人阻止，笑聲就自然的消逝，工廠隨着開始了工作。聽見的，只有翻砂間裡鐵櫃子的擊響聲，風車的叫喚聲，以及爐子裡白色的火柱冒出來的噹噹的聲音，夾雜着很粗的喘息和匆忙的腳步聲。

趙占魁也和大家一樣，在沉默裡用手緊拿着鐵鉗，吃力的站在高凳子上，從爐口向

爐內看着，用鉗子把堆積着的鐵塊一塊塊的鋪平，放進火苗裡；突然，一陣風吹過來，煙火猛烈的撲向他的臉上去，他連忙向後仰了一下，被迫跳下溜子，鐵鉗沉重的落在熔爐的長柄上，發出鏗鏘的聲音。

他半晌才睜開了眼睛，稍微喘息了一下，汗也不擦，又匆忙的去撥開通風筒，彎着腰，從氣閘裡用鐵棍往外撥弄着被燒紅了的渣滓；然後又反轉身來吆喝一下驢子。

「噠，噠！」

但是，馬上他像又發現了什麼毛病似的，急忙的到翻砂間門口撿起一條麻袋，然後走過去停住驢子，把麻袋墊好墊到牠的頸子上，到一切都弄好之後，便用手拍了一下驢子的屁股，驢子又照常的走動起來。

等老趙又重新回到爐邊，當他揭開了用泥封上了的爐嘴的時候，那裡邊的熔好的鐵水，已經流到嘴口來了，他便趕緊的把渣滓撥弄出來，然後喊一聲：

「起嘍！」

立刻，人們忙亂起來，三四個人忙着去搬爐子的長柄，幾個拿着鐵杓的人急忙的來

同的走動着，通紅的鐵水，從爐嘴流進了鐵杓，然後再端進翻砂房，從那製好了的砂箱的眼孔裡倒進去。

『要是鐵水冷一點就別倒，把它潑到地上吧！』老趙向端鐵水的人招呼着，臉上的汗出得更多了。這時候他的全幅的精力注意着翻砂房，他向每一個走向來倒鐵水的人問：

『成了幾個？』

這可以說是每個人所關懷着的問題，幾個年輕的學徒甚至吵了起來：

『五個，五個……』

『七個！』

到七個心數字被喊出以後，所有的人便都圍了過去，老趙是擠在最裡邊的。這時候他的兩個大門牙又露了出來，其餘的人也都微笑着，看着老趙，看着那被鉗子夾出來的通紅的鐵殼。

是的，老趙是應該比別人更歡喜的，他會想起來兩年以前的事，那時候倒出來八個只能成三四個，而現在竟能成七個了。這成績首先是他的功勞，他領導了全體工人改進，

了工作，譬如：鐵水鍊得更清了，心子和模型製造得更精確了，最主要的，在他的培植下，有好幾個學徒，已經成了熟練工人。

老趙沒有因為歡喜停止了他的工作，他彎着腰站在大家中間，用幾塊攔杆看倒壞的鐵殼，向大家講述着那一些是因鐵水不好，而那一些則因為心子放偏了一點的原故。可是這講述沒繼續多久，一會兒，他又慌忙的跑回爐邊去。

他是這裡的軸子，一切的工作都隨着他在轉動，爲了這，他不能停止，而且他自己也永遠不會停止。

他掐好了爐嘴，用泥封上以後，喝了兩口水，便匆忙的跑到翻砂房裡去。

一個學徒，停止了他的工作，坐到盆子上休息下來，看見老趙走過來，便瞪着眼睛看着他，但是老趙沒有說他，反而向他笑了一下，好像在說：『看我幹什麼呢？我不會責備你的，我知道你平時工作很積極，休息一下吧，我們這裡不是外邊打罵人的工廠！』對於這一點，老趙認識得很清楚，他常常這樣說：『過去在外邊工廠裡一天磨洋工，工頭來了就加勁幹一會，在我們這裡可不同，就是沒有一個領導人管，工人也自動的積極』

的工作。要是真的累了，就是廠長在這裏也可以休息，他不會說你的……」

是的，老趙從寧寧有打罵過工人或者學徒，相反的，他都是很耐心的指引每個人的工作。比如過去有一個學徒，由於粗心一連做壞了好幾個心子，可是老趙沒有生氣，他很和氣的走到那學徒的面前教導了他而且對他說：「同志要留心點，這是對革命工作啊！」的確，對於別人的錯誤，他不是遷就，也不是責罵，而是用很耐心的教育與說服。在平時，他能和大家打成一片，特別是幾個青年工人和學徒，他幾乎每天和他們在一塊玩耍，他喜歡他們，他們也喜歡他。

在他的努力和領導下面，已經有好幾個學徒變成了熟練工人，並且翻砂廠的工作大大的改進了，首先是他練的鐵水比以前清了，心子和模型也比以前製得好了，過去只能倒成八分之四，而現在變成爲八分之七了，這是多麼驚人的進步啊！

他在全廠裡有着很大的信仰，無論你去問誰，沒有一個不尊敬和欽佩他的，而這，主要的不是由於他的年紀大或者技術好，還是由於他的待人的誠懇，能幫助人，還有他自己工作中的埋頭苦幹和他的模範作用。

在過去翻砂房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一些工具和模型都是擺在露天裡。只要天一陰，那怕就是漆黑的夜裡，不用任何人來喊，老趙便一個人起來，把東西搬到屋裡去或者弄些什麼東西蓋起來。他有了病從沒請過假，特別是今年四月間，他幫機箝股試驗彈花機，一不留神，他被馬拉架軋爛了一個手指，當時他只用手指按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他走後別人在馬拉架上發現了碎骨頭才知道他被軋着了，便趕快去看他；那時候，他已經自己包了起來，又在用另一隻手拿着鐵棍在倒爐子，大家都勸他停止工作，廠長也叫他到醫院裡去治療，但是他沒聽任何人的話，依然在工作着，並且說：『不要緊，我的手是橡皮的！』

他總是把工作看成第一，只要是爲工作，他自己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比如去年有一次他病得實在不能工作了，便換了另一個人來看爐，但因為這個人缺乏經驗，熬了兩爐都不能用，他聽說了，便掙扎着爬起來，拄着拐杖走到工廠裡，看着，指導着。一直在那裡坐了一天。

就這樣，他工作了三年多，現在他雖然已四十六歲了，却依然存積極的工作着。他

依然每天天不明就起來，在燬人的熔爐旁邊工作一整天，臉上流着汗，身上的棉襖被汗澆濕結了很厚的白鹼，但是他沒說過一句埋怨的話，也沒有偷過一會懶。相反的，他每天都是過得很愉快，關於這，最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吧：

『工廠是黨辦的，我是個黨員，工廠也就是我的！』

## 二 老趙是從火裏鍊出來的

一個和趙占魁在同路上一塊工作過的同志，曾經這樣說：『老趙是從火裡鍊出來的！』

是的，趙占魁是從火裡鍊出來的，這從他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便可以得到證明。

在他的自傳開頭是這樣寫着的：『我是山西定襄縣張村人，家貧，有人七口，務農爲業，家有田八畝，密四間，毛驢一頭。』

由於他的家貧，小時他的父親便去口外（察哈爾），兩個哥哥在家替人家幫工。在那些飢荒年間，由於顧不上吃的，他們家裡過過很多挨餓的日子。等到他十七歲時便學

了鐵匠，學了兩年就到太原去當泥水匠，後來又經過銅元廠，翻砂廠，最後又到同蒲路上去打鑛，一直二十多年的日子，他都是在搭鐵爐或者化銅爐的旁邊過去的。

一九三七年，爲敵人所逼，便逃到西安。在西安住了幾個月，『聽說延安是工人出頭的地方』，便同一個姓程的伙伴一同經吳青訓班來到延安。

到延安後入了抗大職工隊學習，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那裡入了黨。一九三九年職工學校開始辦，他又被調到該校去學習。這時候，他已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一種新的自由的生活，給了他二十多年被壓抑磨了的心以很大的安慰與興奮：『日後就痛快了，雖然工資少，但有不滿意的事情可以開會說話了，並且自己是一個黨員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從職工學校被調到農具工廠工作，一直到現在三年多了，在工廠裡，由於他的工作的積極、負責，得到全廠上下一致的擁護與讚美，在每一次競賽中他都是甲等勞動英雄獎章的獲得者。

他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在工作着，對於現在的工作，有着很正確的認識，他這樣說：『在外邊積極工作是為了吃飯，因爲不積極飯碗就會被打破，在這裡就不同了，

在這裡工作是爲了黨，爲了革命啊！」

過去二十多年艱苦工作的日子，鍛鍊了他，也給他留下了很深的記憶。他沒有忘記當學徒時受過的師傅的打罵，沒忘記那些資本家對他的剝削和工頭對他的侮辱，他沒有忘記因爲拉了汽笛晚到五分鐘便拿不到牌子而失業一天，或是因爲一點點不注意被扣除了工資。他沒有忘記常常逼着他不能供給家裡甚至連自己吃飯也難捱不住的那些日子。

「咱們這裡，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隨便找廠長談問題和兄弟一樣，公家管吃管穿還發錢，人只要心裡痛快，就是工作再累也甘心！」

一提起過去，他總是說這樣一段話，這是他二十多年得出的一條真理，也是現在支持他工作的力量。

### 三 驚人的耐心和仔細

趙占魁會做領導工作，但他也是一個仔細的有耐心的能做一點一滴瑣碎事情的人。

他曾經管過一年多的合作社，現在他被選爲工會委員和生活管理委員會的伙食委員。而且這些工作都是不脫離生產的在正式的每天九個鐘頭工作以外的的工作。

但是，他却勇敢的接受它，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他管理合作社的時候，每天下了工便坐到合作社裡去照顧生意，一直到大家都吃完了飯他才關了門去吃飯。並且一年多的時間頭目沒錯過一分鐘，工會工作也是這樣，這幾天，正逢發布的時候，每天他都耽誤了吃午飯去工作。

吃飯的問題，是一件最麻煩也最難辦的事，特別是我們今天經濟這樣困難，而工廠又是才改變，驟然增加了這樣多的人。但是經他一管理却有了很大的改善，現在工廠每週可以吃兩次肉，三次饅頭了。這並不是因爲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而是由於他對工作的驚人的耐心和仔細得來的。

有一次，上午收了工，大家都擁到廚房裡去吃飯，忽然大家嚷了起來，原來飯有點生；這時候老趙可忙壞了，他一面告訴大家不要吵，一面找伙伕班長想辦法，他自己傾下手去抱柴，去拾籠，在又噲又烟的火房裡忙亂着，一直到籠上了鍋，他再拍拍伙伕班

長胡屠說：『同志，不行就再煮一鍋稀飯，別叫不餓吃，大家都做了一晌工，吃不餓不行。』然後自己拿了一片就是剛才大家嫌生的米飯塊，吃着，走出廚房。

在每次會餐時，他都是從頭一天下午起就開始忙了起來，秤麵，買肉，買調和……一直到第二天大家都吃到肚子裡，才離開廚房。但是他自己是一個不吃肉的人。

一切爲了大家，而完全忘卻了自己的人，是多麼難得啊！可是趙占魁就是這樣的一個。

今年春天，有一次他晚上收工回來，一個病號來找他：『老趙，我還沒吃飯哩，你這伙食委員幹什麼的！』想一想吧，一個害病的人性情很容易暴躁的，況且他現在還沒有吃飯呢！就這樣他對老趙說了許多難聽話，可是老趙沒有生氣，他對那個病號說：『別急，同志，沒吃飯我給你做去。有話慢慢講，何必發這太脾氣呢？』說着，他馬上走進廚房給那個病號做了飯。

他把自己的錢看得很輕，他常常這樣說：『公家管吃管穿要錢幹啥！』他很喜歡買東西給大家吃，有過好幾次這樣的事情：在工作中大家都餓了的時候，他不聲不響走到

外邊，買一些餅子回來分給大家。這次工廠裡一個學徒的老婆死了，工會號召大家來募捐。他沒有說一句話，拿了一隻鉛筆在募捐簿上寫了幾個歪歪斜斜的字：

「趙占魁捐洋四十元。」

在支部對他的鑑定表裡，對於他的這些工作會這樣寫着：

「……他會當過合作社的主任，雖他識字不多，可是賬目和貸款都搞得清清楚楚。現在他担任生活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在他的工作下節省了糧食，消除了浪費，最近不但伙食改善了，並且每月還可以剩餘一筆錢，他的工作精神得到了全廠同志的信仰……」

#### 四 工人參議員

去年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時，參選的熱潮普遍到邊區的每一個角落，在工廠更是鬧得特別熱烈，全廠裡好幾個人參加競選，但是經大家投票的結果，趙占魁得到了勝利，成了正式候選人，而且經四個工廠共同選舉的結果，他被選為候補參議員，被選的條件是

：（一）能代表大家的利益和意見；（二）在工人中有威信；（三）做事負責任，牢靠而且他是個共產黨員。

當時有人給他開玩笑，問他：「老趙，你當了議員啦，可是不認字怎麼辦呢？人家要是叫唸你一個「公事」，那不是瞎子吃芥末乾瞪眼嗎？」對於這，他却一點都不在乎的問答他們：「哼，參加工廠這麼久，俱樂部就是馬列主義學校，雖說識字不多，可是「抗日救國，收復失地」這八個字總還認得牢，再說，嘈邊區不像外邊，不識字一樣有資格替大家辦事！」

就這樣，老趙到延安去開會去了。工廠裡沒有了他顯得很寂寞，大家都感覺到像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似的，整天的盼望他回來。特別是那些年青的學徒們，幾乎每天都跑到廠長那裡去問：「老趙還要幾天就回來呢？」

那一天，聽說他在大會上還發表了許多意見。

開完參議會回來，大家都圍着他，問他開會的情形，但是他們幾乎失望了，老趙並不能馬上用很生動詞句給他們講一些場面，或者有趣的故事，他只是重複着這樣一句話